

一个人的博物馆

□房伟

失在篱笆旁的野花丛中。我又听到嘎嘎叫声,回头看去,一群大白鹅,摇摇摆摆,向菜园旁栅栏走去。领头的白鹅,高大威武,额头胖红的一团,仿佛小娃的脚后跟。大鹅走出六亲不认的潇洒步伐。朱大姐介绍,它就叫“将军”,是只头鹅,喜欢操心,能监督其他家禽回家。鹅群后面,有几只小心翼翼的麻鸭,一群叽叽喳喳的母鸡。可爱的岛民,它们“唯鹅首是瞻”,走回恬静的家园……

朱巧英也讲到岛民的难处。年轻人搬走了,留在岛上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她为照顾这些人,找了残疾村民照看果树,让女儿在果树和茶叶收获时,帮村民在网上售卖。岛上人工费不便宜,修理枇杷、杨梅,男的一天要200元左右,女的也得150元。一些技术工,甚至250元至300元一天。农忙时,岛民请不起外雇工,只能自己咬牙,加班加点干活儿。2022年,柿子大丰收,可价格跌了不少,采摘也成了麻烦,有的人家忙了半个月,卖柿子的钱不够人工费用。登岛太不方便,物流商不愿来,老年人不会利用网络进行营销,销售渠道不畅,让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吃了不少苦头。

即便如此,朱巧英还是“守”着余山岛。她不愿住在镇上。女儿原在市里观前街开了专卖店,由于经营困难,也回到家乡,一边炒股,一边帮着母亲打理岛上事务。朱大姐帮助岛民搞民生,但最大的心愿,还是把余山变成生态文明意义的“世外桃源”,既能保持淳朴原生态,又能解决民生问题。对于这类太湖小岛,开发民宿,搞旅游经济,似乎是唯一出路,岛上也有几家高档民宿,也带来不少问题。有一对上海夫妇非常喜欢岛上风光,在这里租了房子,但由于生活不便,来的次数也不多。朱巧英给出的方案,是把余山岛打造成一个宣传渔业文化的半自然公园。

兴之所至,朱巧英带我们来到一个有些颓圯的大屋。这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老房,现在屋主早移居镇上,没有整修,暂时把屋借给她放东西。空间很大,像个破旧大厂房。朱巧英梦想在这里建成“渔业博物馆”。为此,她利用微薄的收入,不断收集着各种慢慢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渔具”。

打开屋门,历史的尘埃迎面而来,在阳光下缓缓升腾,一股湖水气

息,带着无数渔歌与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旷简陋的老屋。目光所及,安安稳稳地坐着各种物事,平静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到来。那里有各种精巧的鱼篓,刮鱼刀具,奇特的渔网,船用小篷与苇席,粗粗的橹杆和纤绳,荡船用的竹梢,船上照亮的煤油灯,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琳琅满目的东西。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半条破旧的小船。它残缺不全,但船底干涸的湖泥,船身蚌壳的痕迹,又显示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过去,渔民是一种职业,捕鱼、载客、运货,船和水紧紧联系着生活。有的渔民甚至不愿登陆,生活也喜欢荡在湖里。可如今,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载客与运货的营生,有了更高效的现代工具,生态保护而来的禁渔与限渔,也让渔民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要说外地人不熟悉湖船生活,就是太湖土生土长的小孩,也会慢慢磨灭渔业的生活经验。人类要如何挽留美好记忆?如何在进步之中,最大限度保持原生态还阳光炽热,太湖水面平静,一层氤氲水汽,缓缓升腾其上,无数芦苇在微风中呜咽,成群的灰棕鸟,惊飞而起,让人心醉神迷。我衷心祝福朱巧英,早日办起渔业博物馆。尽管,我也明白,这期间有诸多困难,可我还是热切期待那一天。

你知道为何叫余山这个名字?朱巧英问我。

我摇头。她说,余山岛又瘦又长,像一条大白鱼,岛上两座小山,适合打鱼晒网,岛原本叫“鱼山”,后来传着传着就叫了“余山”。对于现代都市,我们就像“多余之地”,但我们这个“余”,还是“有余”的意思,物质生活恬淡自然,精神自然“富余”啦。

我不禁翻看起她送我的散文集,那里讲述了很多余山岛的故事:春天,蒿草与芦苇,就像一根根嫩嫩绿绿的手指,满湖都是,宣告着春的到来;夏天的蒿草,蓬蓬勃勃,把船都挡住了,鱼虾随处可见,似乎又随手可捉;秋冬,蒿草和芦苇金黄闪亮,娘娘割下最挺拔的芦苇,劈开最壮实的苇秆,编织最漂亮的苇席……



红墨二行诗

□红墨

幸福夫妻
一夫一妻
一辈子

书
这本书,365页
我却读了一辈子

墓穴
我另一间
休息的房子

影子
别嘲笑我的黑
是我把你引入光亮

路
曲曲弯弯
我用直直的影子丈量它

组词
糖葫芦的糖
糖尿病的尿

造句
因为黑暗
所以点灯

皮皱
老人全身的皮皱
是他(她)一生挣扎的网

河流的心思
我不想一直躺着
站成一匹瀑布

爱情
是仙草,治你的病
也是刀,伤你的命

爱情河
有人游出浪花
有人却被呛水

香烟
狠狠地吸进
悠悠地吐出

榴莲
甜甜的核
却用刺包裹

彩虹
装饰成漂亮的桥
却无人登上

月亮
很美
是因为遥远

诗歌的功能
治愈我的不是药
是你的诗歌

流水
是水
但不是同一滴

一块木板的命运
做成桌面叫餐桌
做成桶盖叫马桶

家乡
年轻时,我走了
年老了,我回来

时间
你说你是永恒
其实一去不回

我们谈着天,缓步绕岛徐行。岛的南端,有个小寺院,黄墙黑瓦,刚翻修过不久。我问岛民,相传寺明代就有,现在只剩下地基,以前叫“复兴庵”,也有几十名和尚。寺院拆除后,和尚被遣散了,有的僧人离开时已八十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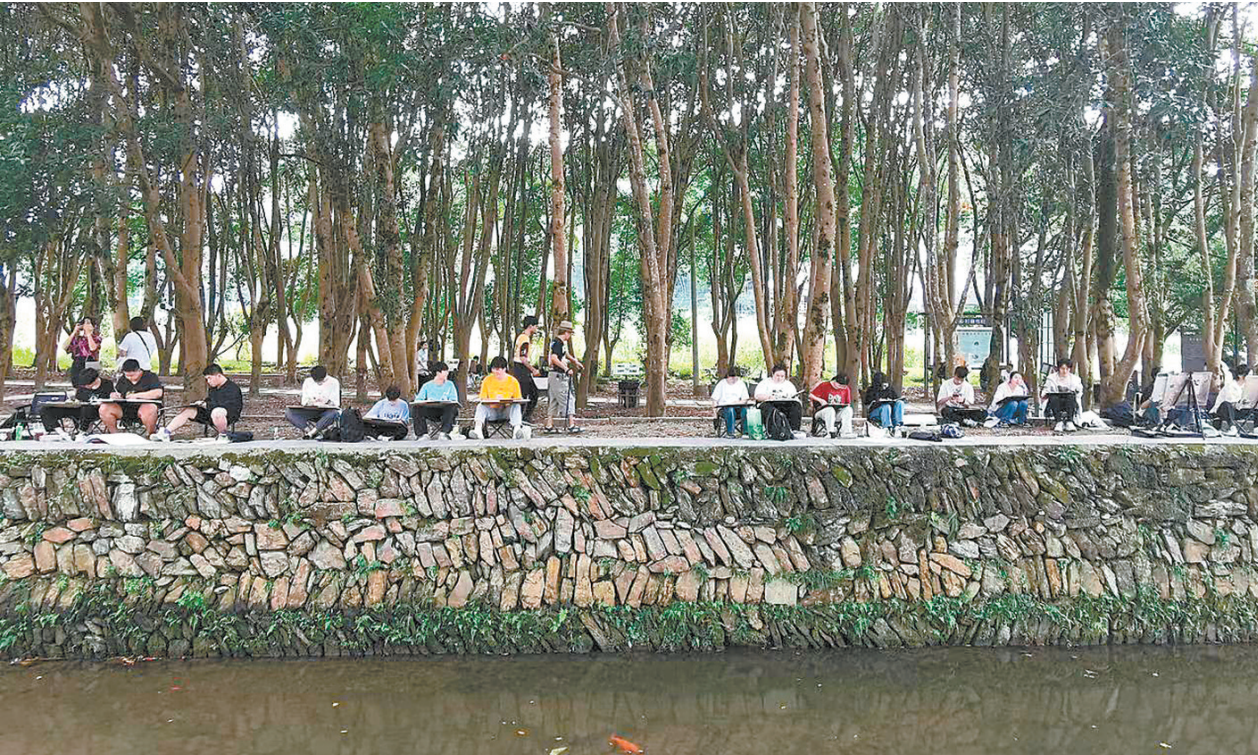
看了插在烛台前的高香,我们继续前行。终于来到朱大姐的“小洞天”。虽然她称赞自己居住的地方,但这实在是简陋的住处——湖边搭起的板房。上去要踩着条木铺成的短梯,胖子走上去,梯子就颤巍巍的,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不禁让人担心。板房西边,有一张旧沙发和锅碗瓢盆等炊具。沙发上堆着些翻开的书。吃完饭,可以躺在沙发上,看湖景,晒太阳。房外面是一小块菜园,菜园里有两棵野生大桑树,也有几十年岁数。

“小洞天”不远处,有一处某集团投资的高档民宿,漂亮的两层白楼外面,是茵茵的草坪,草坪有我们熟悉的现代田园装置,欧式风格的秋千吊椅,野营的绿色小帐篷,两排镶嵌铁钩的铜制烤炉,还有野外拓展训练的各种装备。

不过几百米,似是两个世界。资本对小岛的改造,带来商业和便利,也改变了原生态风貌。我问朱大姐,是否羡慕那些人。她淡然地说,种种菜,修剪果树,浑身出透汗,特别自在,拾捡散养的鹅蛋,做粗菜淡饭,再读读书,看看美景,还要求些什么?

真正爱自然的隐士,才能在湖水和岛屿之间,找到心灵的大自在。

朱大姐听说我血糖不稳定,执意摘了桑树叶让我泡茶喝。说着,一只花狸猫,机警地从房顶一跃而下,消



小林林里的画家们 方祖强 摄